

羣众演習

霞光万道

第二輯

河南省羣众藝術館編

目 錄

戲 劇	換 樹 (兒童歌劇)	龐 煌 (1)
	暴雨前夕 (曲劇)	趙元慶 (8)
說 唱	香烟記 (墜子)	西峽縣農民 乔典运 (15)
	霞光万道 (相聲)	鄭州農藥厂 王宏煜 (25)
快 板	媽送哥哥去新疆 (童謠)	李國棟、李立礼 (29)
	長大我也去開荒 (童謠)	李國棟、李立礼
	圖書包	安陽縣文化館齊放整理
	北京去見毛主席	舞陽梁寺鄉周潔
	你說希罕不希罕	安陽先鋒農業社俱樂部
	新農村	嵩縣木值鄉 翟永礼
音 樂	十 唱 高 級 社 (茶山調)	馬勝連等詞 (32) 慎 平記譜
	党 頌	時榮蒙詞 (33) 曲
	農 業 社 四 季 歌	祖九、嘉鵬原詞 (35) 周 斌改詞編曲
	我的 小 彈 弓	刘健民詞 (36) 翟 翰曲
舞 蹈	愉 快 舞	宋鴻斗編舞 (37)

換 樹 龐 燭 著

(兒童歌劇)

時間：春天。

地點：村莊近旁的一個小山坡，漫坡一片小樹林。

人物：陳小康——男，少先隊員。

王友義——男，少先隊員。

李文治——男，少先隊小隊長。

陳海棠——女，少先隊員。

〔幕開，陳小康拿小鏟上，把衣扣解開，聽見鳥叫，作射擊狀。〕

康：多美呀！（唱）

星期天、溫課，扛起鉄鍬上山坡，

兩月前、種下樹，一保種來二保活，

今天上山查一遍，不能讓它死一棵。

我一边走、一邊看，山上景致真好看：

桃花紅、火一片，麥苗綠、連着天，

樹枝上、鳥兒叫，蝴蝶跳舞在花間，

心里高興走的快，眼看來到村子邊！

（白）到啦。這一大片小白楊樹，都是俺學校兩個月以前種的，這一小片是我們那隊栽的。（一棵棵地看，高興地吹口哨）哎呀，長得真好，都發芽啦！（唱）

新樹苗、發了芽，芽子露出米粒大，

小樹小樹快快長，把這山上全綠化，
過十年、都長大，建設我們新國家，
蓋高樓、修大廈，建廠、修橋離不了它！

（白）噢，這棵为啥還沒出芽？……（唱）

這棵不發芽，皮焦杆又黃，

上打量、下打量，上下沒有一點傷，

你叫大風吹壞了，還是缺水渴的慌？

要不生了什麼病，還是小蟲把你傷？

怕風給你多培土，怕旱我担水上山崗，

生病我來給你看，藥粉把害虫消滅光，

（搖樹）你不發芽為的啥呀？（細看）哎呀，死啦。多可惜。這棵小楊樹到底沒栽活。輔導員告訴我們說：種樹要“栽一棵活一棵”。一大片林子夾了一棵死樹，這怎麼辦？（想，拿起鋤）對啦，把俺家的小楊樹苗移一棵來，把它換掉。對，就這麼辦。先把這棵死樹刨掉。（用小鏟挖土）

（王友義上。）

義：（唱）星期天，我着了忙，上山坡、走一趟，

自從小樹種山上，一周不看我急的慌，

只怕小樹長的慢，恨不得薈它快點往上長，

長得粗、長得長，蓋工廠、蓋樓房，

少不了樹木作棟梁；

要用木材咱這兒有，看看少先隊員栽的大葉楊！

（白）噢！樹林子里有個人，干什么？這是誰呀？叫我用我的双筒望遠鏡瞧瞧！

（用警覺了兩個筒張望，這時小康立起腰杆擦汗，王友義吃驚）哎呀，是陳小康呀，好好的樹，他刨出來干嗎？

……八成是想把学校的樹偷到家里去。哼，在班上你倒說的怪好……大家种的樹，就是叫你偷的嗎？跟他說理去！……哎呀，不行，我想起來啦，他比我力大，他要惱了，把我打一頓怎么办？山上又沒有別人，叫破喉嚨也沒人來幫我。（想）对，还是赶快回去，叫小隊長他們來！（急下）

康：（挖了一陣，直起身來）好家伙！埋这么深，挖了半天，才連根挖出來。（拿樹苗）唉，小樹呀我們沒把你栽活，真对不起。（丟一边，看土坑）哼！怪不得樹不長哩，这些爛石头還沒挖干淨！（吐一口唾沫在手上）呸！（又挖一陣，停，擦汗）哎，行了，回去把我家养的小楊樹拿來再栽上就行啦！（下）

〔王友义領李文治、陈海棠急上。〕

义：文治，海棠，快來！

治：（唱）王友义、來報告，

义：（唱）有个小偷把樹刨；

棠：（唱）急急忙忙山上跑，

义：（唱）別讓小偷逃跑掉！（三人探望）

治：王友义，在哪兒？

义：到这兒來看。（引治、棠上高处看。）

抬：沒有人呀！

棠：沒有呀，小偷在哪兒？

义：怪！我清清楚楚看見他在那兒刨，怎么轉眼就不見了？難道他長翅膀飛啦？

棠：（唱）王友义、別搗亂，知道你是鬧着玩，
村里已經合作化，誰還私自把樹剝？

义：（唱）陈海棠你太麻痺，那是我親眼看見的。

棠：（唱）看見为啥不去問？

义：（唱）我看他好像有根棍；

要是把他問惱了，怕他把我打一頓。

棠：哦，原來你是怕挨打，就不敢問啦？

义：哼，要是你……

棠：怎么样？

义：跑的才快呢！

棠：哼，我才不像你，叫我一定問問他为啥要偷大伙的樹！

治：別吵啦，還是先查出來是誰。王友义，你見那個人什麼樣？

义：先別管什麼樣，（拉治、棠）來，來，來！你們看看：這是小偷挖的坑，這是他刨的樹，是我搗亂、鬧着玩不是？

治：算啦，別往一邊扯啦！……（打量樹秧）（唱）

這棵樹、倒一旁，樹枝干、樹皮黃，

放着好樹他不偷，为啥要偷死樹秧？

义：（唱）小隊長、听我講，死活在他都一樣，

刨了死樹刨活樹，拉回家燒鍋都便當！

治：王友义，你看清楚了是誰沒有？

义：哼，我當然看見了！……

棠：哎呀，你快說嘛，真急人！

义：我早說，你又該說我亂鬧着玩了！（對治）文治！（唱）

他在上邊刨，我在下邊望，

雙筒望遠鏡，看的很清亮，

那人個不高，和我一樣長，

脖子下帶條紅領巾，白衫藍褲穿身上，

他低頭用勁直刨樹，看着好像陳小康！

治：（唱）你這話，有成見，陳小康是個好隊員，

他在學校守紀律，愛護公物他當先，
輔導員不斷表揚他，他怎會私自把樹剝！

棠：（唱）小隊長說的有道理，不能隨便亂懷疑，
你愛用小刀刻桌子，小康曾經批評你，
王友義，你說實話，有沒有成見在心里？

義：（唱）說這話、氣死我，你們看我脖子上是甚麼？

治：友義，別生氣。你發現有人偷樹就報告，這做的對。就是
怎麼樣把人查出來……

棠：那……這兒離社很近，咱們去報告社長，叫社長想辦法，
把那個小偷捉住！

治：我不贊成馬上去找社長，叔叔們生產忙的很。咱們是少先
隊員，遇見問題就要自己想辦法。

義：小隊長，你看，這棵樹還丟在這兒，小偷一定要回來拿。
我看，咱們趕快藏起來，等他再來了，大家一齊上去，把
他捉住。

治：行，這個辦法很好。咱們快點藏起來！（眾藏）
〔小康拿樹上。〕

康：（唱）離了家，上山崗，手拿小樹跑慌忙，
為了換掉這死樹，滿身大汗濕衣裳！

（白）好傢伙！來回這一趟跑得我一身大汗！（看已創的
樹）哎，誰來過啦？這麼多腳印！誰呀？（想）不管他，把
土挖出來，把活樹栽上再說！（刨土）（同學們上）

義：（大叫）小偷，站住！（義、治、棠到小康跟前）

康：什麼？（扭頭）啊，原來是你們呀，把我吓了一跳！

義：（拉長音）哦，到底是你呀！

治、棠：（吃驚）陳小康！

義：（唱）叫小康，聽我講，別再裝那正經樣！

康：什么事呀？

义：哼，自己的事自己知道！

棠：（唱）你在學校多積極，輔導員不斷表揚你，
当着老師倒不錯，背着老師為自己！

治：（唱）陳小康、你快講，今天你为啥上山崗？
你刨小樹為什麼？快對我們說短長！

康：（發怔）你們是說我——

义：（唱）你平常裝的倒積極，今天上山偷樹秧！

棠：真不害羞！

康：（急）哎呀，你們猜錯了！

（唱）我吃罷飯、溫了課，扛上鉄鍬上山坡，
兩月前、咱種的樹，一保種、二保活，
今天上山看一看，不能叫它死一棵。

义：說得怪漂亮！

康：（唱）誰知道——

別的小樹都發芽，只有這棵沒有活，
干脆把它挖了去，別叫死樹閑擺着。

义：（唱）死樹挖掉算有理，挖這活樹為甚么？

治：這棵活樹從哪兒來的？

棠：說呀，從哪兒刨的？是在咱這林子里刨的不是？

义：想偷回家吧？

康：（唱）王友义，你亂猜疑，這棵樹本在我家里，
我拿活樹換死樹，叫咱的林子更美麗！

义：真是從你家里拿來的？

康：別處就沒有小楊樹苗！

义：一定是在這林子里刨的！

康：你看，這一片林子，除了這棵死樹，一棵也不少！

（义、治、棠都看。）

棠：（对义埋怨）又是你！（义垂头不语）

治：（唱）叫小康、别生气，刚才的事情对不起，
你拿活树换死树，为了大家你最积极。
爱学校、爱集体，我们要向你来学习！

义：（唱）叫小康、别生气，刚才怨我太大意，
远处见你刨小树，把同学错当偷树的，
那知你把自己的树苗换死树，这种精神了不起，
我要向你来学习，我要向你敬个礼！

棠：（唱）我也向你敬个礼！

康：（唱）同学们、太夸奖，爱护公物是应当，
你们热心护林子，也是我的好榜样！（敬礼）

治：同学们，咱们帮助小康把这棵活树种上好不好？

众：好，咱们就一齐动手吧！

（众边唱边舞）

咱们一齐动手干，

嗨！动手干。

不让树苗再枯干，

再枯干。

勤锄草呀，（舞）

勤捉虫呀，（舞）

树苗才能得安全。

棠：我把碎石都拣尽，都拣尽，（作拣石状）

康：我用铁锤把土揪，（作揪土状）

治：我再洒上六六六粉，（作洒粉状）

义：我上泉边把水担，把水担，（作担水状）

同唱：团结友爱在一起，

把祖國綠化成大花園。

——幕落——

註：這段舞：在可能條件下可配上曲譜進行演唱。如果條件困難，只要舞的活潑就行，每句幫腔都在後台。演員的揀石、搥水等動作，不要用道具，均用象徵動作進行表演。

暴 雨 前 夕 趙元慶 著

（曲劇）

時間：一九五六年春的一個傍晚。

地點：社員吳守德家大門前。

人物：吳守德——年57歲。（簡稱德）

吳愛菊——年19歲，農村姑娘，德的女兒，簡稱菊。

杜 拴——年27歲，社員。（簡稱拴）

〔幕內眾人：“要下大雨了！都趕快去蓋磚坯子去呀……”〕

德：（上緊張地唱）（第一句唱“打棗杆”下接三句散板和中把槩）

暴風起、烏雲翻，雷轟電閃變了天，

一場暴雨就要下，老天單給忙人找麻煩。

西溝崖托的那些坯，還在坡上放着沒晒干，

若要被雨淋壞了，蓋房子可要作大難，

急急忙忙回家轉，拿草棚去把坯蓋嚴。

（欲進院又轉回）（轉陽調第三句）

我一人咋能盖得及，（为难的向远处看了看）

死爱菊咋还不回还。

（白）这妮子跑那里去啦，（無耐何的）我自己先盖去。

（進院）（菊急上）

菊：（唱陽調）雷轟电閃大風吼，烏云漫天遮日头，
眼看就要下大雨，东場磚坯子还没收，
这本是社里大事一樁，可不能叫雨淋爛了順水流。
社員都慌着去盖坯，俺更是急着去搶救，
俺家放有草棚子，急忙拿出莫停留。

〔守德拿草棚上，迎面撞着菊。〕

德：（着急地）赶紧吧！（唱急陽調）

眼看老天要下雨，你咋还装没事的，
咱赶紧去把坯盖好，也免得被雨淋坏枉費力。

菊：（唱陽調）

我正是为了去盖坯，我心里可比你着急，
我就是回来拿草棚，爹爹你已准备齐。
看起来爹爹还是真操心，这回倒比我積極，
咱父女赶快去盖坯。

〔說着往东就走，被德拉着。〕

德：（着急地唱陽調猛鎖）你为何往东不往西？

（白）你急迷啦？那坯不是在西溝崖上垛着啦，你往正东干啥？

菊：（白）爹！你迷啦！那坯不是在东場里晒着啦，不正东正那兒呀？

德：（指东方發急地）那是社里燒窑用的十三万塊磚坯子，
又不是咱家的，快給我拐回来吧。

菊：（也發急的指西）那是咱家盖房子的三千塊土坯，顧不得

管它啦，回來再說吧。

〔菊急着要走，被德拉住。〕

德：（又急又惱地唱“蓮花燦”）

死妮子你咋光往外迷，你偏要正東不住西，
你不顧土坯顧磚坯，救了人家苦自己，
那土坯咱要蓋房子，淋坏了可是了不的。

菊：（也發急地唱“陽調”）

土坯淋坏咱一家急，磚坯子淋坏是全社的，
咱一家不蓋房子能過去，影响了社里圈井了不起。

德：（氣憤地唱“陽調”）

你咋光顧人家不顧己，家里事一點也不放心里，
你沒看咱的東屋啥个樣，牆歪頂漏不避雨。
下雨時屋里水倒比院里大，水滴得磨道里就能養着魚，
若是再要不修理，就不怕房屋倒塌砸死你。
〔守德說着氣憤的把草棚猛的一扔，坐在石臼上，菊唧噥着嘴。〕

菊：（氣憤而無奈何地）爹！

（唱）我問你这社可是誰家的？

德：（白）是大家的。

菊：（唱）社里財產可有咱的份？

德：（白）當然得有一份。

菊：（唱）為什麼社里的磚坯你不關心？

德：（白）我也沒有破壞它呀！

菊：（唱）托磚坯可是為啥哩？

德：（白）燒磚圈井呀。

菊：（唱）井水可澆誰的地？

德：（白）澆咱社里的地。

菊：（唱）社里增產你可欢喜？

德：（白）多打糧食，能过好日子誰不喜欢。

菊：（唱）既喜欢你咋还說是人家的事？

（德無話可說，只狠狠的看了看菊几眼。

菊：（唱）我看你……

德：（白）我怎的？

菊：（唱）不顧大伙只顧自己。

德：（惱怒地）好哇，你也給我扣起大帽子來啦，

（唱扭絲梁）

該死的愛菊，真正把我气，

你成人長大，翅膀已扎齐，

我還沒吭声，你倒搶兩句，

啥事強作主，眼中沒老的，

叫你去打狗，你偏去攆鷄，

土坯咱不管，叫它淋成泥，

（轉陽調三句）

房子塌了咱不盖，咱都一齐住院里。

（白）嗯！我真沒見過你这样的人，連自己家里的东西都不顧啦，拿着胳膊往外扭，这能是为了兴家立業过好日子嗎？

菊：（白）爹！这咋能說是拿着胳膊往外扭呢？

（唱兩句扭絲轉平垛子）

自从合作化到農村，千家万户結成一条心，

共同勞動齊生產，真比那骨肉還要親。

咱的社好比是大家庭，張王李趙成了一家人，

再不分誰家貴与賤，再沒有人來剝削人。

只要社里能富裕，社員的生活跟着往上提，

因此咱要愛護社，社里一草一木要愛惜；

眼看着磚坯要遭毀壞，咱怎能袖手旁觀不管理！

（看天）呀！雨眼看下過來了，看大家伙都跑到東場去了。爹……咳！那你就蓋咱家的坯吧，我去東場去，撈回來再幫你蓋。（急下）

德：（白）愛菊！愛菊！咳！常言說：“人為財帛鳥為食”誰能沒一點私心才怪哩，就你……

〔東場里一片吵雜聲：“雨來了！快蓋磚坯子呀！”“快突擊呀，快搶救呀……”

咳！連小毛孩子都慌着去蓋磚坯子哩。我……呀！雨一下，我那坯不就完了么，這，就我一个人这可咋办呀……能救多少算多少吧。（急走、元場。）

拴：（上唱陽調）

蓋罢磚坯心放下，

再不怕風又緊來雨又大。

急急忙忙回家轉，趕緊去把房頂壓，

（白）大伯啊！

德：（白）拴兒啦！你慌着干啥呀？（猛省地）東場里的磚坯子蓋好了沒有？

拴：（白）磚坯子蓋好啦。

德：（白）快回去把您家那房子壓着，別叫大風把房頂子掀了，您那房子比俺的房子還頂不住風雨呀……

拴：噢！大伯，您家西溝崖的坯還沒蓋嗎？

德：（白）還沒有哩，（指草棚子）俺這就是去蓋的。

拴：哈哈，原來是這樣，你真算得起模範社員，自己的坯還沒蓋哩，就忙着招呼愛菊去東場……

咳！只顧呱啦哩。（說着拿起草棚子）走！我幫你蓋去！

〔欲走被德攔住。〕

德：（白）咦！那可不能，我家的事情怎能麻煩你？

拴：（白）大伯，看你把話說那里去了。咱你家俺家的，現在咱都是一家，社就是咱的家，社員就是老少親一窩；就差咱不是一姓，誰家有事大家都得幫忙。走！

德：（白）那——您那房子……

拴：（白）咳，你老別考試我啦，你叫愛菊上東場，咋沒想起您那土坯呀！哈！快走吧。

德：（有所感動的）哎！走，走！不動。

拴：（白）咋？大伯，你還恐怕我拐您的草棚子嗎？（說着笑了起來）

德：（也笑着）咋能！咋能！你不是說你得趕緊回家去壓房頂的嗎？這可不能因為給俺辦事就誤了您的事呀！

拴：（白）大伯，別說了，還是給您蓋坯要緊，回來再壓房頂不耽誤。

〔說着拴拿草棚扭頭就跑。〕

〔幕後一片人聲漸近：“快幫吳大伯蓋土坯去呀！”

“快搶救去呀”！“沖啊！”

菊：（喊上）爹！爹！（擦汗）

德、拴：啥事？

菊：社長派人給咱去蓋土坯哩，咱快去吧！（德一楞，看着一方，喜歡的望着）

拴：好嘛，人多力量大，不怕風吹雨打，快走吧！（跑下）

德：啊！走！走！（元場）

（慚愧的）咳！

（唱慢板）毛主席領導真正好，鐵樹開花變世道，

農民走向合作化，千千萬戶心一條。

只有我这老腦筋，真好像井底蛤蟆見識小，
光顧自己不顧羞，不看大的光看小。
若要都像我這樣，社會主義怎來到？
越思越想越慚愧，我頭髮昏來臉發燒。
人家真配是好社員，我这社員真糟糕。
（轉垛子）

回頭我把愛菊叫，爹爹我如今開了數；
再不是糊塗漿子一大盆，一盆混水澄清了。
今后社里有啥事，咱走在前頭去办好。

菊：（接唱）咱可得說到做得好，

德：（接唱）這件事我一定担保。

菊：（接唱）我年青就要多勞動，

德：（接唱）我五十七歲不服老。

〔猛然想起什麼，站着。〕

〔雷鳴更大，雨點已開始下落。〕

菊：（白）爹！你怎麼啦？哦！天下雨啦，你回家吧，我和拴哥他們把咱那坯蓋好去。

德：（白）愛菊，回來，你拴哥只顧給咱蓋坯哩，他家的房子還沒有壓住哩，雨大風大，可頂不着。走！咱去給他壓房子去。

菊：（白）對！爹！你在家吧！我自己去就行了。

德：（白）那能行，咱倆都去。

〔二人急下，幕急落。〕

——劇終——

香烟記 西陝縣農民 乔典运

(墜子)

(一)

二十四五月黑天，
北風刮得刺骨寒，
天黑風冷少人影，
大路上却走來个公安員，他的
名字叫張鉄山。
他今年二十六、七身板兒壯，
遇着事，机智沉着好盤算。
今夜晚在鄉里開了支部会，
討論前兩天倉房失火事一端，
这件事肯定是敌人來破坏，
支部会決定要把敌人連根剷。
他想着心事往前走，
一抬頭來到村前干河邊，
干河里無水一片白，
呵！猛抬頭見对岸有个黑影乱
動彈。
張鉄山緊走几步过了河，
他对着黑影把話喊：

(白) 哎！前边那是誰呀？

这一喊不当緊，

那黑影晃晃蕩蕩直往菓木林里
鑽。

張鉄山朝着小樹林赶上去，

那黑影一溜烟的竄了圈，

張鉄山緊跑几步沒赶上，

身子一閃躲在一棵樹后边，

他心想是好人那用躲，

只有坏蛋才躲閃，

只听得“卡啦”一声子彈上了
膛

他对着黑影把話喊。

“喂！你是誰赶快來答腔？

要不然，俺这子彈可沒長
眼！”

“哎……別開槍，別打俺！”

(白) “我……我是……”。

咳！是个娘們家！“不管是誰
你先走過來。”

只見那黑影一扭一晃到跟前。